

铁热克提那片林子地

◆ 杜伦



■ 铁热克提的冬雪(油画) 雷春旺 作

当白桦树的黄叶还没有变成迷人的铁锈红色,通向远方雪山的,铺满大大小小的碎石的溪流已经断水了。就在前几天,这里还欢快地急促地流淌着冰冷冰冷的河水。河水绕过一块块石头时,泛起阵阵蓝花花的波纹。那时,山那边,当地人说那里已经下雪了,下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马牛羊。那就是所谓的转场。牧人们驱赶着这些会跑路的财富,携家带口,就是蹚过这条溪流,穿过这片白桦林来到铁热克提的。

无论是牛群还是羊群,渡河前,总是犹犹豫豫,在牧人再三催促下才慢慢吞吞地踩着石子过河。而马群则不然,它们打打闹闹像阵风似的奔过了河。牧人的全部家当都压在骆驼身上,每个家庭总有两三头骆驼,驮着帐篷木桩这类重物。当家的吆喝着,打着唿哨,用鞭子恐吓着不听话的牲口,而女人们则包得严严实实的,坐在马背上晃悠着。

我和朋友们就在这片林子地里写生。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眼前那片金光灿灿的白桦林。我们愣愣地看着蓝天下挺拔的白桦树,看着白得耀眼隐隐泛着紫蓝灰的树干,不知如何下笔。这时,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想起了那几个画白桦林画出了名的俄国画家。好像他们像天神,可以在关键时刻助一臂之力。画架就支在铺满黄叶的林子地里,横在前面的是一大片刚刚

上岸的羊群留下的细小的脚印。空气是甜的,挟带着淡淡的牛粪味。这时我自我解嘲地想起了古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名句,我们哪里是来画画的,分明就是为了闻闻这里的空气,才不舍地空中在陆地猛跑三四天来到这个全中国人民都还叫不出名字的被称为铁热克提的小乡村。

铁热克提位于喀纳斯湖边边缘地区,在哈巴河县和白哈巴村之间。整个铁热克提只有一条路一座桥。而我们写生的白桦树林,就在桥的一侧。在路和桥之间的一个拐角处,有一家门面矮矮的商店。店虽小,却俨然像铁热克提的大超市,样样有,要啥有啥。很意外,管店的婆娘说,她家男人也是位画家,喜欢画油画。大家愕然。就这么着,我们结识了铁热克提屈指可数的汉人、画家雷春旺。

雷春旺初中程度。除了下山办货上山送货,就喜欢画画,见了外来画家,就像见了亲人,先是不断夸说家乡风景好,接着便热心热肠地带路,帮助画家找到景点以后,就在一边静静地看人家画画并偷着学点本事,慢慢地,居然也练了一手。于是,他也同油画家们一样支起了画箱画架。为了招待更多的画友,还在大山对面建起了一排木屋。

在昏暗的店堂后面,那间堆满杂物兼厨房兼起居的小屋里,我们见识了他的大作。一幅幅油画挂满了油腻腻的土墙。细看之下,那每一幅画都十分用心,秋叶冬雪丝丝入扣。他的画不像有的油画粗粗拉拉大气凛然,而是静静地,细细地,不事声张地刻画着每一处景物,真看不出五十开外的汉子还能这样心细如发。

我们被感动了。他爱的不仅仅是画画,他更爱的是脚下的这块土地。这是他用作品告诉我们的。为爱去画,这是无上的境界。

书法故事

“上图展览”艺术总监杨泰伟,为自己当了一回策展人:将30幅书法作品和30幅摄影作品集中展示并出版作品集。跨入花甲之年的杨泰伟,开始了他的艺术之旅:赴广东、江苏、云南、山东、湖北、浙江、甘肃、山西、北京、广西、海南等15个省市举办《墨影之道——书法摄影作品展》巡展。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和同道纷纷题字向他祝贺。

“行程两万五万公里,了不起的艺术长征!”笔者问他:“累吗?”他灿然一笑:



■ 行云流水(书法) 杨泰伟作

“苦中觅乐,乐在其中!”是的,收获这种乐趣是常人体会不到的。

图书馆研究馆员杨泰伟是我国少数被同时吸收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艺术家之一。他探索将书法和摄影进行跨界合作,并取得成功,尤为人们赞赏。

泰伟的书法由魏晋,入隋唐,览两宋,会金元,艺海拾贝,渐入佳境。晋人的潇洒、唐人的雄浑、宋人的豪放,渐渐融入书风中。洒脱自然,婉转流利,朴厚庄重中洋溢浓浓的书卷气息,隐含了他对古典美与当代审美结合的深刻理解。

坐拥“书城”,泰伟有机会博览群书,然而他更注重行万里路,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每年,他身背沉重的照相机设备云游四方,精心采撷海内外的旖旎风光。而“墨影世界”作品,则是他首创的摄影奇葩。这一次,他将“墨影之道”走出上海在全国巡展,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虽说山高水长,车马劳顿,但他快乐,收获多多。他说:与同道切磋,畅叙友情,加深了与各地艺术家的友谊。此为一乐;为当地图书馆从业人员举办讲座,传授30年工作经验体会,推进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此为二乐;身背相机面对名山大川采风创作,收获了作品积累。此为三乐。

早期寿山石鉴赏家高兆与毛奇龄

◆ 韩天衡 张炜羽

寿山石是篆刻印章的四大印材之一,因产于福州市北郊寿山乡而得名。我们曾将清纯的青田石喻为西施;将苍莽的巴林石喻为王昭君;将妖艳的昌化鸡血石喻为貂蝉;而将华美的寿山石比之为贵妃杨玉环。寿山石品类繁多,色彩瑰丽,质地软嫩正易于受刀。明末文人篆刻家铁笔纵横,寿山石与青田石都是最理想的石材。至清初,随着“冻石之价愈增”,田黄石的采集与寿山石开采也越发兴盛。应运而生的印钮雕刻工艺,为印石锦上添花,更加推进了寿山石收藏的热潮。

因寿山石产地或坑洞复杂,石料的质地、纹理、颜色等千变万化,对这些七彩流光、脂润如玉的寿山石进行分类、命名是非常迫切而重要的。幸运的是清初闽籍文人对家乡美石情有独钟,其中高兆所撰的《观石录》,是记录和研究寿山石的第一篇著作。

高兆,字云客,号固斋。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工文翰,善小楷、行书。为人旷达,曾出游金陵,与周亮工、朱彝尊等交善。康熙初,他自江左回归梓里,适逢寿山石采掘热火朝天。高兆性嗜寿山佳石,他于康熙七年(1668)将友人陈越山、林道仪、彭十厓等十家所珍藏的寿山奇异美石一百四十余方,逐一记录尺寸,并以生花妙笔,极尽其能地描绘、评介其特色,撰成《观石录》。高兆在文中第一次将寿山石进行分类,称:“石有水坑、山坑。水坑悬绠下凿,质润姿温。山坑发之山蹊,姿暗然质微坚,往往有沙隐肤里,手摩挲则见。水坑上品,明泽如脂,衣纓拂之有痕”。他又透露了“相石”、“解石”、“磨光”等经验,曰:“石有络,有水痕,有沙隔,解石先相理,次测其络……石理不一,相石为难,不可以皮相。”并对当时著名石雕艺人杨玉璇(璿)、潘子和、谢奕的精湛雕刻技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高兆《观石录》中所记录的印石均为朋好所藏,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其友人暨浙江萧山名士毛奇龄寓福州,对家藏的四十九枚寿山石进行详尽的记录。

因高氏一文在先,遂定名为《后观石录》。

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齐于,别号初晴、西河。康熙十八年(1679)举鸿博,授翰林院检讨、明史馆纂修等职。后辞官专心著述,所著《西河合集》达四百九十余卷。毛奇龄癖印石,在《后观石录》中对自己所藏的寿山石从规格、色泽、石质、钮制、刻工诸方面逐一评介,并提出了“以田坑(田黄)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的重要论点,对后世寿山石的分类与等级评定有极大的影响。

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的时代,对于印材的描绘多借助于文学比喻、参照的手法。如《观石录》中称:“一枚长寸有五、广八分,两峰积雪,树色溟濛,飞鹭明灭——神品”。寿山石的品种除了以产地如高山、善伯、杜陵、汶洋等命名外,俗称的桃花冻、荔枝冻等也因质地晶莹似玉,颜色犹如雨后桃花和新鲜荔枝果肉而得名。前后《观石录》从学术、艺术性上论述寿山石,被誉为早期寿山石研究之“双璧”。此外《后观石录》中还披露了康熙时上佳的寿山石“载至京师售千金,较倍其值,甚有值至十倍者”的信息,利益的驱动造成了石农乱采滥挖,从而导致了有限的矿脉资源枯竭,变成一片“山为之空,近则入山无一石矣”的惨景,可谓古今皆然,令人感叹。



■ 高兆《观石录》



■ 毛奇龄《后观石录》

追求自然与心灵的和谐

◆ 郑树林



■ 曹永泉山水画

曹永泉原是四川的工艺美术师,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的会员,退休移居上海十多年来,他将一腔情怀全部倾注到书画创作和教育普及之中。每次路过他的工作室,总能看到新的作品,每次都有新的视觉效果,在看似平淡的画面中呈现出雅逸洒脱的东方水墨情趣,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心与自然的同化,行动与自然顺应的境界。他深知,所谓“独特的风格”绝非是人为地即兴生造而成,风格是在不断学习和创作中逐渐而就的一种笔墨心情。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曹永泉的青少年时期生长在金沙江畔的攀西地区。那里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清末著名画家马骀的故乡。两千多年的

传统文化积淀,使之文化昌盛。他从小受地方文化的熏陶浸润,深深地领悟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马骀画室》《芥子园画谱》伴他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进入中青年时期后,无论宋

代南北诸家、“元四家”“明四家”“清四僧”他都认真学习,精心临摹,特别对王蒙、龚贤、石涛的作品更是情有独钟、钻研研习。强调内心的追求,创造的自然,表现胸中的大山大水。中年时期的曹永泉曾拜“长安画派”石鲁的传人为师。”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在生活和大自然中磨炼。扎扎实实地写生、认认真真地创作的精神影响了他的中年时期。他不辞辛苦,从金沙畔到黄土高坡、从滇西到江南。从大凉山、大巴山到泰山、黄山,将华夏山水化作胸中丘壑。在笔墨语言的运用中,取南派之韵味、北派之风骨。力求笔墨厚重,苍劲雄浑,同时又不失典雅和谐的韵味。读他的山水画,会感觉到画面组织结构严谨、意境深邃,极具视觉张力和感染力。

当代新作